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徐天柱

謄録監生臣陳埴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

宋 李燾 撰

英宗

治平二年八月庚寅大雨

辛卯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殺人民畜產不可勝數是日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宫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没人畜多

溺死甲午命鹽鐵副使楊佐權度支副使李肅之景福殿使石全斌入内押班張茂則提舉修諸軍班營屋以全斌肅之主東南茂則佐主西北又分命朝臣及大使臣八人度工督役又命殿前副都指揮使郝質歩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提舉修造營屋虞部郎中來令孫等八人就賜死水諸軍民錢葬祭其無主者死而可知者凡千五百八十八人乙未詔曰乃者庚寅大雨室廬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於有秋災變之來曾不虚發

豈朕之不敏于德而不明于政歟將天下刑獄滯寃賦繇繁苦民有愁嘆無聊之聲以奸順氣歟不然何天戒之甚著也中外臣寮並許上封事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害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無有所諱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德交修以輔不逮初學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其後曰淫雨為灾專以戒朕不德故更曰協德交修司馬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灾異甚衆日有黒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

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浮苴棲于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于犬豕許頴之間親戚相食積尸成邱既而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大作彌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庶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百川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五陵悉為洪波一畝半穟蕩無一遺都城之内道路乘桴城闕摧圮官府倉廩軍壘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

勝紀耄耋之人皆言耳目所紀未甞覩聞此乃曠古之
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
此之咎乎詩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又曰如珪如璋令
聞令望古之聖主未有不先其令名而能行其政于天
下者也臣伏見陛下踐阼之初上自宰輔次及朝臣下
逮閭閻細民士伍厮養無不翕然同辭稱頌聖德如出
一口皆云方會皇族奉朝謁者八百餘人陛下仁孝聰
明為之首冠知人疾苦識其情偽節儉愛物剛果能斷

既美先帝知人之明又慶已身逢時涕泣共談悲喜相半臣愚以為昔漢惠帝無子而得文帝仁儉謹恭百姓富饒幾致刑措昭帝無子而得宣帝勤恵明斷吏畏民樂號稱中興然則國無嗣子而旁親入繼未必不為天意福祐社稷而光啟聖賢也私心自幸又甚於衆人俄而聖躬有疾上下之人思殺身為牲粉骨為藥庶祈早瘳以視聖政不意數月之後道塗之議稍異於前頗有謗言不專稱美逮乎周歲之外則頌者益寡謗者益多

臣竊伏于閼門之外日聞衆論不勝悵恨痛心疾首晝而忘食夕而忘寢為陛下深思其故終不能明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有三焉惟陛下寬其罪使畢其辭竊惟皇太后仁明之德爰自先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皇太后之力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于先帝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顏為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于陛下哉不

幸為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宫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為人之子安可較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為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宫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宫希曽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十畆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為後其人既没其子得

田產而有之遂疏母棄妹使之愁憤怨嘆則隣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為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為此猶見貶於鄉黨況以天子之尊為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寛仁重違物意晚年攖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舍黜陟未必皆當及巧設倖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訴及陛下即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愚

賞善罰惡使海内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並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于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之不肖不能退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朝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差除無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即政以來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

川而成巨海也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疏無先無後唯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見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視醜以為美所惡者視善以為惡茍能以平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若必待合於聖意則悦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疏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

國家置臺諫之官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令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為非而以他人所言為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夫以君相之重何啻泰山賤臣之輕何啻雞卵乃欲相與校其勝負臣固知其不敵矣是以四方懷忠之士願効區區者皆望風不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

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
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内憤鬱
之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願陛下
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事奉皇太后
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
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
取大剗塞弊端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
以至誠非特為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况人

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天雖至高視聽甚邇人之所為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要荒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嘿復有所陳唯陛下裁察呂誨言陛下即位之初事無過舉灾沴遽作殆人情久鬱怨愁之氣積陰而成天意愛陛下之深以是

譴告不可不求其原也臣謹按洪範曰肅時雨若狂恒雨若肅者貌之恭狂者事之妄居上則言動必謹謀慮必審號令必信賞罰必當一有其妄災異斯應五行志曰簡宗廟廢祭祀水不潤下水者北方萬物終藏之所神道居陰尚乎安靜虔恭廟祭所以昭孝而訓人乃者濮安懿王一事始議或將與仁廟比崇終罷追封不及燕王之例禮失中而孝不足是亦幾乎慢也京房傳曰饑而不損茲謂大荒厥災水謂下民饑饉上宜減損去

冬及春許頽等郡大荒上方不急之用後苑淫巧之作宜令裁減以崇儉約量入制用正在今日也又曰辟遏有德厥災水蓋有德之人塞遏而不用也今則官不試職名不副實賢不肖溷淆於下而況前席詳延無非藩邸之舊清途進用皆出權臣之門忠良之人寧無體解古者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災異生斯皆前世已驗之明者陛下當翼翼循思追捄其失庶幾消復之理也然陛下側身恐懼祗悔誠

深方注意輔臣代天理物陰陽不順風雨不時天變於
上人怨於下致此之闕咎將安歸臣備員風憲無補聰
明朝綱之頹弛時政之闕失職臣之由罪在不赦詔命
既下著位之臣莫不輸忠畢慮仰副諮詢惟陛下省覽
無倦言或可用克已行之日謹一日惟新盛德更張治
具隱卹民病感召和氣以塞災變如曰休咎數也治亂
世也四輔俱賢百工皆舉不責人事委之天理臣恐天
心未應沴氣復還人情動揺邦本危矣呂大防言雨水

為患此陰乘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恩不立權臣大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西北連謀盜賊恣行羣臣失職刑罰失平知制誥鄭獬時知荆南上疏曰臣竊伏思陛下發詔書以求忠言將欲用之耶將欲因災異舉故事而藻飾之耶苟欲藻飾之則固無可議者必欲用之則臣願陳其方臣觀前世之君恠變而求諫者甚衆書之史册以為美事及考其實則能用言而載于行事者葢亦鮮矣徒使後世襲蹈以為帝王之值災異者於此空

言而足矣曷足謂之罪已修德者耶今詔音一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藴以薦諸朝者此當有益于治道不為妄作然而疊章累疏繁委而並集則陛下果能環復而究覽之耶計陛下一日萬幾必未能然爾若將欲如平時章疏事關深密者則留中不出事繫政體者則下中書事屬兵要者則下樞密院兩府覆奏又下羣有司及郡邑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有求諫之名而無求諫之實與前世為空言者等爾臣竊謂陛下萬

幾之繁既未能徧覽則宜選官置屬令專掌之令之羣臣所上章疏曰許兩府及近臣畨休更直便殿賜坐與之從容條陳講貫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决之羣言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天下之為言也甚難而上之聽者常忽焉自非忠憤激於心則孰肯隳肝膽而冒忌諱者哉古之能建立功業者未嘗不好諫者也好之者繇其褒進而招徠之也祖宗時言事者多被甄賞自近年以來兹事遼濶仁

宗寛仁最能容直言而亦不能甄賞也願陛下采羣臣之章疏如其宏謀偉論可施於當世者則召見之與之共議不惟質其言且以觀其材大者擢之以職任次者賜金帛無取焉則罷之如此則陛下下詔有實言得言有實用且使史冊書之以為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其人言行某事以黜夫前世之為空言者則無令陛下詔書藏於有司復為數幅空紙而已

初議追崇濮安懿王史館修撰同知諫院蔡抗引禮為

人後大一統之義指陳切至涕下面帝雅信重抗因啟悟亦泣會京師大水抗推原咎徵在濮王議執政欲遂所建以抗在言路不便之庚戌命抗知制誥兼判國子監罷諫職

乙卯詔減定衮冕制度前後十有二旒二纊並貫珠璣又有十二碧鳳銜翠旒在珠旒外版以龍鱗錦表上綴玉為七星旁施琥珀瓶犀瓶各二十四綴金絲網鈿以珠璣雜寶玉加紫雲白鶴錦衣四柱飾以七寶衮服間

以雲朶飾以金鈒花鈿窠裝以珠璣琥珀雜寶玉祭天地宗廟饗太清玉清昭應景靈宮等服之知太常禮院李育奏曰（案原本無此九字今據宋史補）臣竊以郊廟之祭本尚純質袞冕之飾皆有法象非事繁侈重可玩也冕則以周官為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袞則以虞書為始凡十二章各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紀述前制皆無珠翠龍錦犀寶七星雲鶴之飾何則鶡羽蚌胎非法服所用琥珀犀瓶非至尊所冠龍錦七

星已列采章之内紫雲白鶴近出道家之語豈被衮戴璪象天則數之義哉自大裘制廢顓用衮冕古朴稍去而法度尚存夫明水太羮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衮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若魏明之用珊瑚江左之用翡翠侈靡衰播之餘豈足為聖朝道哉且太祖建隆元年少府監進所造冕服及二年博士聶崇義進三禮圖嘗詔尹拙竇儀參校皆倣虞周漢唐之舊至四年冬服之合祭天地於圜丘用此制也太宗亦嘗

命少府製於禁中不閲改作及章聖封泰山禮官請服袞冕帝曰前王服羔裘尚質也今則無羔裘而有袞冕可從近制是豈有意於繁飾哉葢後之有司率意妄增未嘗推議遂相循而用故仁宗常詔禮官章得象等詳議之其所減過半然不經之飾重者多去輕者尚存不能盡如詔書之意故至和三年王洙復議去繁飾禮官畫圖以進漸還古禮而有司所造復如景祐之前又按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會要所載寶

錦之飾況天地之德無物以稱宗廟之薦美亦多品惟純質之器法制之服僅可享之者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富有四海豈乏寶玩哉顧不可施之于郊廟也臣竊謂陛下肇祭天地躬饗祖禰服周之冕觀古之象願復先王之制祖宗之法其衮冕之服及韠綬佩舄之類與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制度不同者宜悉改正詔禮院及少府監定遂合奏曰古者冕服之用郊廟殊制唐與天子之服有二等而大裘尚存顯慶初長孫無忌等采郊特

牲之說獻議廢大裘自是郊廟之祭一用袞冕然旒章之數止以十二為節亦未聞有餘飾也國朝冕服雖倣古制然增以珍異巧縟前世所未嘗有夫國之大事莫大於祀而制服違經非所以肅祀容尊神明也臣等以謂宜如胥言其冕之有翠旒碧鳳琥珀犀瓶金絲網金絲龍紫雲白鶴龍鱗錦翠玉鈿窠玉七星七寶花墜袞之有雲朶金鈒花鈿窠雜寶及四神帶青羅抹帶紅羅勒帛之類願皆除去參酌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及景祐

三年減定之制一切改造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
吾從衆純者絲也變麻用絲蓋已久矣則冕服之制宜
依舊以羅為之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二寸納以景表
尺面圓後方黝上朱下金飾版側以白玉珠為旒貫之
以五采絲繩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珠相去一寸長
二尺朱絲組為纓黈纊充耳金飾玉簪導深青衣纁裳
十二章八章繪之於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也
四章繡之於裳藻粉米黼黻也錦龍標領織成為升龍

山龍而下一章為一行重以為等行十二別製大帶素表朱裏朱緣終辟韠紱舄大小綬亦去珠玉鈿窠琥珀玻璃之飾其中單革帶玉具劔玉佩朱襪之制已中禮令無復改為則法服有稽祭禮增重復詔禮院再詳以聞而內侍省奏謂景祐中已裁定可因也乃詔如景祐三年制而悉去繪畫龍鱗紫雲白鶴感金絲龍下裳除繡裳服并繪而不繡育河南人常與同列議禁中事既上有中人來問誰為此同列懼未對育獨前曰育實為

之中人即去事亦寢　知制誥宋敏求韓維同修仁宗實録司馬光言臣聞古者天子親祀上帝一歲有九國朝之制天子三歲一郊仍於其間改用他禮者甚衆豈奉天之意有所倦畧哉蓋事有不得已者也臣竊見國家帑藏素空重以暴雨為災圜丘之側流潦尚深青城之材頗多散失儀仗法物損敗非一今若悉加完葺恐難猝備加以冬寒將近諸營漂没失其生業屋宇敗壞衣褐俱盡陛下儻欲别加振救亦恐失所不支昔太宗

太平興國九年下詔東封尋以火災而止更用郊禮又淳化三年下詔祀圜丘亦以事故更用明年祈穀令災變大至國用不足臣謂不可不小有變更若因茲天譴隨時損益以九月十月之間於大慶殿恭謝天地亦足以展純潔之誠昭寅畏之志減省大費安慰衆心事無便於此者陛下儻以為可願决意早行之

九月辛酉提舉編纂禮書參知政事歐陽修奏已編纂禮書成百卷詔以太常因革禮為名先是修同判太常

寺奏禮院文字多散失請差官編修時朝廷重置局止以命禮官而禮官祠祭齋宿又兼校館閣書籍或別領他局嘉祐六年秘閣校理張洞奏請擇用幕職州縣官文學該贍者三兩人置局命判寺一員總領其事七月用項城縣令姚闢文安縣主簿蘇洵編纂令判寺官督趣之及修參知政事因命修提舉知制誥張瓌奏伏見差官編校開國以來禮書竊恐事出一時不合經制者著之方冊無以示後欲乞審擇有學術方正大臣與禮

官精議是非釐正紬繹然後成書則垂之永久無損聖德洵等議修書本意但欲編纂故事使後世無忘之非制為典則使後世遵行之也今朝廷之禮雖號詳備然大抵往往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茍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牴牾齟齬而不可齊徒增後世之疑是欲益而反損也瓌議遂格至是書成賜修等銀帛有差

壬戌以霖雨罷大宴司馬光言謙德之美尊而益光施之神人無不恱順竊見陛下將有事於南郊羣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以陛下叡智聰明徽柔懿恭享兹鴻名云何不可正以屬者暴雨為灾五稼漂没編户失業吁嗟之聲盈於道路迄今未息陛下當此之際正宜深自抑損以承答天譴慰釋衆心况尊號非古近出有唐陛下受而有之不足以褒大聖功推而不居足以發揮盛德所有羣臣上尊號表伏乞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

表此亦區區微誠欲補萬分之一也吕誨亦言羣臣四表請上尊號未蒙俞允有以見宸衷謙抑之至也然自霖雨以來責躬引咎詔求讜言祇若天戒顯揚英聲茂實亦恐非今日之宜羣臣抗章𡨋迫人情亦拘常禮臣伏望陛下因時災譴思所以應變之實鴻名盛美抑而弗居俟郊廟成禮天人協和然後俯順羣情增崇徽號於體為順如允臣所請望宣諭輔弼所上第五表批答宜丁寧訓告以斷封章謙德彌冲式孚于外天下幸甚

光旣上言復面有開陳上嘉納之羣臣凡五上表終不允

已巳策制舉人曰朕享國日淺永惟任大而守重欲聞讜直之言以鑒不逮而未始云獲夫天人之際灾祥各緣類而至也朕即位以來非有歌鍾狗馬之娛與夫外家女寵爵位賞罰之過乃二月甲辰大風晝冥四月丁未氣起西方七月丁丑太白經天八月庚辰大雨注京師半年之間鉅異四發豈朕不共不恍不決不達之致

歟是以顧省厥違夙夜靡寧矧今吏治未醇民風未厚官濫而濫入之源未塞兵衆而選用之法未精田野雖闢而農不免饑寒關市雖弛禁而商不通有無欲人蹈名節而廉恥常不立欲人遠刑罰而抵冒常不止宋景一言而勝妖星朕下罪己之詔甚祇懼也而未有轉禍之感漢宣終世以核名實朕發責吏之書甚丁寧也而未有飭職之應遠監百王興壞之所由近慕四聖功業之所就何行而適世變何修而當天心子大夫其悉心

以陳又集武舉人甲戌以制科入等著作佐郎范百禄為秘書丞升一任前和川縣令李清臣為著作佐郎百禄所對策言五行傳曰簡宗廟案宋史俱作簡宗室當以此為是後做此廢祭祀則水不潤下魯莊公丹桓宫楹又刻其桷以自夸大天應時而水夫傅飾非典猶不畀其先君其變且若是況今朝廷陳奏顯言欲為兩統貳父之學簡宗廟者豈有甚於斯邪昔漢孝哀尊共皇而河南頴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桓尊崇皇而

六郡地裂水湧井溢又明年平原王以奉崇皇祀尊崇園
貴人而京師雨水孝靈尊仁皇而京師大水歷考數者之
異若有期會而至異世同驗密如符節彼衰世之主豈
足為昭代之所取而復道之哉然足以明天心之不易
也今之為異先事而發有以見上天開祐有道之意豈
不昭昭歟陛下之於濮安懿王情可以殺而禮不可加
也恩可以斷而義不可以隆也禮為人後者為之子陛
下父事先帝而繼體承祧古者特重大宗則降其私親

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社稷之祀重也門内之朞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則不得於先王之禮矣不得於先王之禮則不得於人心不得於人心則不得於天意此變異之所從來也陛下明詔罪已以求直言冀以答塞天變今踰月矣然未聞朝廷有所改修將有司之未嘗言耶抑言之而朝廷弗之行耶有司而不言則是有司不良以負陛下言之而朝廷弗行則是朝廷之不畏天變也有司負陛下則有責朝廷不畏天變

則天之責將何以復之耶臣竊以是為過矣朝廷無艱乎改之而已古之聖帝明王未嘗無過然而貴乎能改是其所以為聖帝明王也商湯之過以旱災而改中宗之過以拱木而改高宗之過以雊雉而改成王之過以雷風而改宣王之過以雲漢而改此五帝王者皆不能無過然而或致太平或為中興榮華迄今歌頌不已惟其能改過也夫今之過特有司過言而陛下未有過行也是非世俗之所謂過也葢仁者之情爾孔子曰觀過

知仁今而改之申詔有司勿復議追尊事以禮言之上不失尊天地社稷宗廟一統之大義以仁言之則不失思慕罔門顧復罔極之厚恩臣愚請因濮安懿王建國為之立長以為嗣王世世奉祀安懿王永為一國太祖則神靈享於禮義人心悅而天意解矣大雨之眚何用禳哉百禄鎮從子也清臣安陽人韓琦妻以其兄之子歐陽修奇其文以為似蘇軾及試秘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考官不置清臣第一則繆矣發視果第

一時同發策者四人或謂清臣當以五行傳對所問災
變當復得第一清臣曰此漢儒說以某異應某事清臣
不能知民間得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
譬之於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
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辰宿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
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不樂者而已清臣竟
在次等武舉人等入左班殿直康修為左侍禁餘五人
授官有差

丙子給事中權御史中丞賈黯為翰林院侍讀學士知陳州從所乞也先是黯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為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陛下為先帝後乃阿諛容說違背經義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於是引疾求出而有是命後十二日卒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為請故事常侍經筵者乃贈官黯未及謝上特贈禮部侍郎案宋

史作贈尚書禮部侍郎

初黯母陳歸宗繼母史在堂後迎陳歸二母不相善黯能安以事之黯修潔自喜在朝數言或從或否人稱其介直賈黯卒在十月戊子贈官在丁酉今并書 龍圖閣直學士判都水監韓贄知河南府坐都城内外溝洫久不治故也先是吕誨言竊以天地災變古今時有如一二日内大雨毁壞公私廬舍萬餘間未嘗聞矣今復逾月陰霖不解諸軍營壘類皆暴露愁痛呻吟夜以繼晨殆無生意朝廷方置司局總領修造西川召提舉官淮浙抽

丁匠猝未有安處之望誠可憂也臣向來請朝廷修人事責吏職又請募兵願自備工力修葢屋宇凡木外量支笆箔之費及存撫出軍營女口俾戍兵聞之少安數事得於公論謂可稍慰人情乃一切置而勿用臣當言責目覩無聊之狀耳聞愁怨之聲緘默自為得以安予願陛下少留聽焉今都城之内溝渠過塞郊封之外畎澮堙塞水道决溢蔡河斷流中無薪芻人艱食用此非水官之職耶倉廩頽壞糧儲腐爛東南諸郡頭會箕歛

轉漕數千里人被刑者歲有百萬聚之艱辛而棄之如泥土非庾氏之職耶宗廟八室興役方及二年例各疎漏神主不安陛下得以安乎條法有八年之限二年者理原本缺三字此非匠氏之職乎凡如此類不可悉舉罪之誠無益於今日猶足戒於將來必曰天災非人事則舜不當殛鯀漢不當免三公矣臣所憂者災沴非止於此陛下以臣言是在英斷必行以臣言非當置之典刑不宜優游潤畧以為無事執政者終不歸咎于有司其必

有以滋時政之深病誤天下之大者不可不察也

辛巳命主客郎中權發遣開封府判官王靖復舉捉殺開封府路及曹濮澶滑州未獲盜賊靖既受命所捕獲十八九因言盜賊不戢由大姓為囊槖請以重法坐匿者著為令　同知禮院李育言南郊太廟二舞郎總六十八文舞罷捨羽籥執戈戚就為武舞臣謹案舊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圜丘祭宗廟太樂令率工人以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架北武舞立於架南又文舞出武

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進退同時行綴先定步武容體各應樂節夫至德升聞之舞象揖讓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柔毅舒急不侔而所法所習亦異不當中易也竊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諧祖考來格天子親執珪幣相維辟公嚴恭寅畏可謂極矣而舞者紛紛旁午縱横于下進退取舍戚迫如是豈明有德象有功之誼哉國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享八室而舞者闕如名曰二舞實一舞也且如大朝會所以

燕臣下而舞者備其數郊廟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減其半殊未為稱事有近而不可忽禮有繁而不可省所繫者大而有司之職不敢廢也伏請南郊太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帝王之禮樂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

先是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當時諫官御史累有論列仁宗深悟其事因著令僧官有闕命兩山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鈌中書已下兩街選人不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寳相院僧慶輔為請內降令與鑒義中

書執奏不可韓琦曾公亮極保其事歐陽修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為小事何繫利害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衝改先朝著令則是內臣干撓朝政此事何可啟其漸又啓曰宮女近習自前常患難于防制今小事若蒙聽許後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從是初欲姑息而反成怨望不若絕之於漸此一小事陛下不以為意而從之彼必自張于外以為上親信朝政可迴在陛下目前似一閑事外邊威勢不小矣上遽可中書所奏令只依條例選試修

又奏曰事既不行彼必有言云萬事只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陛下試思從私請與從公議孰為得失而琦及公亮亦所陳甚多上皆嘉納歐陽私記以為九月十九日事今附月末

冬十月庚寅天章閣待制吕公著司馬光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光自言在諫職凡五年前未有如此之久者惟知竭忠報國與人立敵甚衆四海之内觸處相逢常恐異日身及子孫無容足之地然不敢無故求出不意朝廷更加奬擢仍居舊任既荷寵禄則卒無得出之期禍敗罪誅

必不可免願賜哀矜收還新命許臣以待制知河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詔不許但免光諫職而已

甲午復以王安石為工部郎中知制誥母喪除故也

癸卯宰臣曾公亮奏先朝樞密使兼侍中在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之上今文彦博至乞班序如故事閤門奏天聖中兩府領宫觀樞密使兼侍中曹利用領景靈宫使宰臣王曾領會靈宫使故利用在曾上其後樞密使兼侍中不領宫觀則宰臣在其上從之　吕誨言臺諫者人主之耳

目中外事皆得風聞蓋補益聰明以防壅蔽臣覩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其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然猶不下十數員今御史臺闕中丞者累月御史五員差出者三人唯臣與范純仁呂大防供職封章十上報罷者八九諫官二員司馬光遷領他職傅堯俞出使敵廷諍臣僅同廢置自古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也臣竊為聖朝羞之下情何以得上通天聰何因而遠及伏乞聖衷監斯流弊特為振起添置言事官員數

以廣聞見實求治道之大要也

乙巳命知制誥邵必權知諫院

戊申都官員外郎權發遣三司開拆孫永為諸王府侍讀案永由太常博士賈黯薦為御史不就韓琦讀其詩歎異之引為諸王府侍讀未嘗為都官員外郎也此所載與宋史異

屯田員外郎編排中書文字孫固為諸王府侍講案宋史固由審刑詳議官韓琦引為編修中書諸房文字至神宗即位擢工部郎中與此亦異

永冲孫固管城人也御史呂誨范純仁等言固非其任上謂輔臣曰固文辭亦有可取若必求卓絕之才恐未易得趙槩曰孔子稱

才難不其然乎韓琦曰孔子稱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又稱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則雖治世未嘗不以賢者為難得陛下既用固矣望徐察其人果不稱職罷之可也他日又謂輔臣曰固頗長於講說固由是得不罷此據實訓

有賴昌史源者記准立與孫固善立常為韓琦道固之賢琦欲固來見立初不敢與固言弟問固魯見執政否固遽責立非所宜言立媿謝他日琦恠固不來立道其所以琦重之及賴王出閤琦遂進擬固為宮寮同列以未識疑之琦曰琦亦未識但聞其賢欲見之訖不肯來調護官宜用操守人也源所記甚詳然據固本傳固已先為琦薦編排中書文字矣治平二年十月乃自編排中書文字除王府侍講不如源所記也固編排中書文

字不知何時嘉祐八年八月王廣源李立之初編排中書文字固當在廣源立之之後或琦緣固不肯求見先奏令編排中書文字後遂用為王府侍講其除王府侍講則固已識琦矣源所記偶失先後次序姑存之待考

潁王好學不倦一日出新録韓非子屬府寮讎校永曰韓非險薄無足觀王曰録此備藏書之數非所好也

壬子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知青州士宗入辭上謂曰朕素知卿忠純之操豈當久處於外因命再對及復進見論知人安民之要願守祖宗之法不數變也

士宗再對墨史有之朱史削去今仍附見

甲寅吕公著編仁宗御集成一百卷以進上御延和殿服鞾袍覲之兩府皆侍　翰林學士馮京爲南郊禮儀使閣御史中丞故也即日更命給事中天章閣待制彭思永權御史中丞司馬光言臣以駑朽得侍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嘗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䕶羣臣之短恐於應對之際倉卒失據不能開陳稠人之中受其媿耻此誠聖心仁恕之極羣臣捐軀無以報塞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

問以辨之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無由發明今陛下若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為臣等疎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聖明伏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别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補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

十一月己未呂誨言國朝親民官通判以上擬任先引

見仍於中書呈身替還知州許上殿陳利便三事比來引見呈身如故但當宁未嘗親問中書不復閱實利便三事亦皆罷陳天下郡守不得其人者十五六豈聖朝求治之意哉踈遠之臣有終身不得近清光伸一言以紓素藴者欲君臣之道相屬上下之誠相接難矣臣欲乞凡除擬知州人引見日令上殿親有所問又使中書閱其可否然後授之替還依舊許陳利便三事詔自今鄭襄曹蔡相邢同晉壽湖明宣河中等知州府辭見許

上殿

庚午朝饗景靈宮

辛未饗太廟

壬申祀天地於圜丘以太祖配大赦故事親祠皇帝將就版位祠官皆回饗上須就位乃復侍臣跪讀冊至御名則興至是始詔以專奉祠事勿回班讀冊至御名勿興先是以久陰雨晦及車駕赴青城中道開霽人心大悅御文德殿發寶冊上皇太后又冊皇后百官自文德

殿移班閤門表賀皇太后於內東門勿回班勿興恐此非事始也或郊祀始此前未有考　建齊州為興德軍龍圖閣直學士呂公著攝太僕卿參乘故事參乘皆以翰林學士知雜事參乘自公著始帝問令之郊何如對曰古之郊也貴誠而尚質令之郊也盛儀衛而已因言仁宗親祠撤黃道以登虛小次不入帝皆循用之　先是百官習儀尚書省賜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及是宰相韓琦以聞上曰已赦罪也琦言故事失儀不以赦原上曰

失儀薄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卒赦之

十二月壬寅禮院奏准畫旨來年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同日祀感生帝准閤門儀制祀天地致齋則皇帝不遊幸作樂緣正月三日壽聖節在致齋之中若用慶歷元年嘉祐七年正月受賀例改用中辛即當在十六日又緣十四日其日例當詣慈孝寺集禧觀行禮作樂觀燈按祭統君子將祭乃齋齋者不敢散其志也然

則君子所以齋者為將接神故不以聲音蕩其志意若遣官攝事則於禮無不聽樂之文元日朝會及壽聖節多上辛日辰相近若常改用中辛即非事天神之意嘉會合禮又不宜徹樂今請每遇元正御殿聖節上壽雖在上辛祠官致齋日亦用樂其大宴即移日或就賜從之御史范純仁言祀天致齋行自古昔誕辰上壽起於近朝以禮較之祀天為重昨者郊祀小次黄褥皆是有司於禮合陳而陛下虛次撤褥以示至恭臣民歡𤏲歌

頌聖德今若於致齋之内卻許用樂則恐前後之禮不侔伏望指揮將來上壽於致齋之日權不用樂則不惟合於典禮亦使中國四裔知陛下克己奉天尊禮化民之意不報

甲辰夏國主諒祚使人來賀正旦丁未使人來賀壽聖節司馬光言竊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入貢而内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户蕃部聞其亡命叛去及潛與交通者

已為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蕃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在沿邊者諒祚皆迫逐使入内地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憚兇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詔責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皆侮慢欺罔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多懦怯别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知多聚兵馬以自衛其身一路

有驚則三路皆聳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署在麾下使之虛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來未及休息忽聞有驚又復回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是事曾何施為臣雖愚駑不習邊事竊私意料之諒祚所以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歳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朝廷不為之備也其所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來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為謀主入寇則用為嚮導也其所以誘脇熟戶迫逐弓箭

手者其意以為東方客軍皆不足畏唯熟户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鬭若先事剪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可以通行無礙也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諸蕃公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為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凡此諸事若不為之慮使姦謀得成竊恐其為國家之患不可忽也臣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為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即以為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為恭順得其欺慢之

語以為誠實葢朝廷非不知其本心且欲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何諒祚為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寮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西夏情偽者並許上書惟陛下勿以其人之官職踈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畧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即日治兵禦戎之策何得何失如何處置即得

其宜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而已有可取者即為施行仍記録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畧殊衆者擢為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揚驕惰之氣誠能行之不懈數年之後俟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為雖北取幽薊西取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為難況但守今日之封界制敵人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

郊祀既畢侍御

史知雜事呂誨復申前議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禮且言國家承五代餘弊文武之政二府分領然而軍國大計皆得合議崇奉濮安懿王此事體至大者而終不謀於樞府臣所未喻兩制及臺諫論列者半年外臣抗疏言者不一而樞府大臣恬然自安如不聞知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今佞人進說惑亂宸聽中書遂非執政邪論當有以發明經義解釋羣疑臣欲乞中旨下樞密院及從來進士兩制臣寮同共詳定典禮以正是非久

而不決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誨尋進對延和殿開陳懇切上諭誨曰羣臣慮本宮兄弟衆多將過有封爵故為此言誨即辨其不然退又言臣竊思仁宗於堂兄弟輩尚隆封爵況陛下濮宮之親其誰敢問近日中宮與皇太后受策內外懽慶必若恩及天倫乃為甚美雖甚愚者不應獻此言如果有獻此言者乞宣示姓名與衆共罰不宜寬容以啟讒慝誨前後既七奏不從因乞免臺職補外又四奏亦不從遂劾韓琦曰臣竊以求治

之本必廣於聰明馭臣之威當嚴乎法制聰明不廣則
下情無以上通法制不嚴則大臣得以專政如乾之德
以剛而健坤之體以柔而順反是而君臣之義失強弱
之勢分履霜之凝良有其漸自古強臣滋甚直以辨之
不早故也臣不敢博引強臣之事輙以漢唐二臣之迹
而明之如霍光於孝宣世李德裕於武宗朝皆得謂之
有功也然而專有柄權盜用威福終以威震人主而不
能保身庇族書曰臣無作福作威害於而家凶於而國

二人者是也且刑賞人主之操柄可一日倒持而授之於人乎今琦自恃勲勞日益專恣廣布朋黨隳紊法度朝廷進一官皆曰琦之親舊黜一官皆曰琦之怨敵人言若是未必皆然蓋持守不公氣勢寖甚衆所指目不能逃也以至小人乘時迎望風旨趨走門下唯恐其後天下只知琦之恩讎而不知陛下之威福也如嘉祐中議立皇嗣雖先時臣寮上章懇請者衆然亦先帝與皇太后屬意日久保育宫中事已素定至是琦贊成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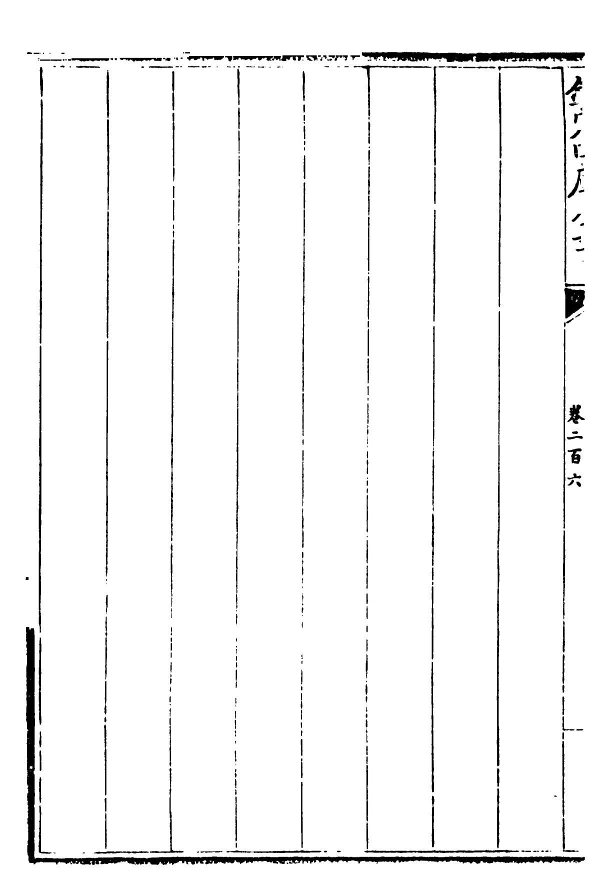
為無功也暨踐祚數月琦請下有司議濮王典禮比再
下兩制用漢宣光武二帝故事欲稱皇考竊原詔旨本
非陛下之意琦奠誤之過也永昭陵土未乾玉几遺音
猶在乃心已莘謂天可欺致兩宮之嫌猜賈天下之怨
怒謗歸於上人所不忍言者辨論半年不決猶遂非不
為改正得謂之忠乎計當時贊成之意本要福於今日
明矣陛下親政之初當引勳舊左右明聖贊襄密勿琦
殊無進賢之意唯求附已之人陳旭在先朝始以姦進

終以此退黜力排衆議復登大用如旭之輩不可勝數皆授美官分布要路相與表裏以成朋黨報國之心孰知其所存也方天下多事之際臺諫章疏朝報夕罷壅塞言路意在専政蒙蔽宸聰下情不得而上通皇明何由而逺燭使忠臣抱吞聲之恨聖君有拒諫之名中外不平獨清裒未悟爾況陛下即位以來進秩疏封賞功報德不為不至而琦畧無謙損益肆剛愎半歲之内兩次求罷無疾堅卧要君寵命猶曰自謂孤忠之可立豈

知直道之難行果知人臣進退之分天理盈虛之理不應形斯言于章奏也借如乾興中丁謂曹利用輔幼君母后曾無今日陛下報琦之厚猶以橫恣不公相繼貶逐臣覩琦之才未如霍光李德裕丁謂曹利用其驕恣之色過之當琦引退之時莫不願陛下遂其所請收還相印不意恩禮益加强之以事仰惟聖眷俯念前功愛有所忘久而不厭其如公議何臣所慮者朝廷居安之久是陛下大有為之時不宜持循當務更化琦之用恐

未足以救天下之安危方今士論沸騰人心憤欝得不攬威福之在手戒履霜之積徽罷琦柄任黜居外藩非止為國之福亦保琦族於始終也唯祈聖慮斷之弗疑以臣言是望賜必行以臣言非敢逃常憲區區之懇罄于是矣濮王申陳以誨劾琦疏附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後又疏斥琦不忠者五并及顏府寮友不用正人頗與此異此據誨章奏馮潔己御史臺記則亦以此為第六疏疏與申陳所載並同然疏稱濮議半年不決則恐不當在明年且明年誨已累章彈歐陽修不應後章全不及修今來參酌附此年末更須考詳不知直道之難行自謂孤忠之可立按琦集乃甲辰冬乞罷相表甲辰治平元年也

是歲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丁二千九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三夏秋稅二千三十九萬六千九百九十三石以災害放一百六十五萬五千五百四十六石斷大辟一千七百三十六人契丹主洪基改清寧十一年為咸雍元年此據章衡編年通載而國史不載按兩朝史契丹傳稱宗真重熙二十三年辛洪基立改清寧清寧九年即治平四年神宗史契丹傳亦同熙治平四年字誤也當作治平元年又治平元年實洪基清寧十年蓋洪基以重熙二十三年立即改元清寧不待逾年國史誤以逾年數之故治平元年始當清寧九年其實當清寧十年又誤以治平元年為四年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

宋 李燾 撰

英宗

治平三年春正月壬申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范鎮為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陳州案宋史鎮以草制誤改侍讀學士明年遷翰林出知陳州其改集賢殿修撰知制誥則在仁宗朝此時鎮亦不兼給事中與此互異初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公諫官呂誨駮之於是琦表求

去位鎮批答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其意謂琦去位則謳歌獄訟不歸京師欲罷鎮内職執政因諭鎮令自請外而有是命或曰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首忤修修乗間為上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此出鎮元年閏五月罷學士為侍讀二年三月丙寅復為學士三年正月壬申乃出𨙸升劾鄧温伯章有云范鎮草韓琦制詞云史稱霍光義形于主既以韓琦比霍光則上當為昭帝矣英宗深嫌之鎮本無姦心止以比琦失當猶罷學士出知陳州與此不同當考鎮集九十五卷有批答韓琦乞退第三表實舉周公恐升誤

也引霍光乃元年閏五月遷右揆制誥 案劾鄭温伯當是孫升上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謨訓豈可褒貶失實也先是知制誥韓維奏事便殿嘗言人君好惡當明見賞刑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則風俗可移又言聖賢思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陛下誤有處分改之則足以彰納善從諫之美及鎮補外維言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當函容以全近臣體貌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為太重今又出鎮而衆莫知

其所謂臣恐自此各懷疑懼莫敢為陛下盡忠者矣

癸酉契丹改國曰大遼（案續綱目及宋史俱無大字）

乙亥宣徽南院使武安節度使程戡卒戡守延州凡六年比儕輩名習事然無他智略不為言者所與初覃恩蕃官例不序遷用戡奏始皆得遷又言諸族首領把截軍員弓箭手人員皆犒設所不及古之亂或始于羊羹可以為戒首領有才武能立戰功者願得召見辟補為蕃官延州夾河為兩城雉堞甲薄嘗為夏賊攻圍登九

州臺下瞰城中戡調兵夫大增築之後以為利横山酋豪怨諒祚欲以其屬叛者取靈夏來求兵為援戡言豺虎非其相搏則未易取也癰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當誅宜乘此聽許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帝不豫大臣重生事遂寢不報自以年過七十告老章凡十數上上終弗聽遣中使齎手詔問勞賜茶藥黄金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劇矣高努屯勁兵為要地豈養病所邪召還至鄧城卒贈太尉謚康穆或言

戢折節交宦官閻士良至令妻出見之
丙子樞密副使呂公弼奏乞以南郊封贈三代恩追贈
亾子希仁一官從之實録云二男一女今從會要回三代恩以授男女蓋前此未有當考
試將作監主簿祁元振卒元振焦人太常少卿草之
子以父任授試銜不肯仕聚書至萬餘卷博覽多記至
於醫方陰陽之書亦往往能知廉靜寡欲為鄉人所愛
信前後州將多薦者特除守校書郎致仕元振辭而乞
追封其母詔以母丁氏為昭德縣太君卒年七十四鄉

人為請謚亳州又奏表其節行乞賜號先生不報

辛巳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徐州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承旨初上謂執政學士獨王珪能為詔餘多不稱職因問方平文學如何歐陽修對曰方平亦有文學但挾邪不直曾公亮以為不聞其挾邪趙槩又以為無迹故卒命之上嘗問治道體要方平以簡易誠明為對上不覺前席曰朕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而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御史呂大防

言竊聞參知政事趙槩舉張方平錢明逸乞加超用傳播之初實驚物聽方平明逸皆以制策登科早列侍從不聞有嘉猷善狀著于時論而出領事任所至不治豈足以謀謨廟堂之上經綸天下之務哉竊以槩備位輔臣與國一體不能昌言公論進賢退不肖而牽於私舊引非其人失大臣憂國致君之道伏望出臣此章下槩問狀以懲不恪呂大防劾趙槩不得其時因張方平名為翰林附見此　翰林學士馮京修撰仁宗實録

壬午罷三司推勘官初詔三司舉京朝官一人專領推勘事至是三司奏以為不便罷之然議者不以罷之為便也嘉祐五年置

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前後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禮皆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是月壬戌案此月無壬戌此係追叙前月之事以下支干皆牽連而書緣罷呂誨等是壬午日事故附于此月末耳即與侍御史范純仁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合奏曰豺狼當路擊逐宜先姦邪在朝彈劾敢後伏見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

邪議妄引經據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于過舉之譏朝論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棄哀桓之失既難施於聖朝褒猶之奸固難逃于公論當屬吏議以安衆意至於宰臣韓琦初不深慮固欲飾非傅會其辭詿誤上聽以至儒臣輯議禮院講求經義甚明僉言無屈自知已失曾不開陳大臣事君詎當如是公亮及槩備位政府受國厚恩苟且依違未嘗辨正此而不責誰執其咎

臣等地居言職勢不嘿全請尚方之劒雖古人所難舉
有國之刑況典章猶在伏請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
以謝中外且議既不一理難並立昔師丹之說行則董
宏坐其罪董宏之論勝則師丹廢于家臣等及修豈可
俱進言不足用願從竄責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廢
朝廷之職業臣等之志足矣戊辰又奏自古人君之御
天下未嘗不以人心為本得之則中才可免危亂失之
則賢智不能保其治安故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

覆舟人心之得失可不愼哉豈有備位大臣與國同體希合上意内營已私移過於人君失望于天下為臣之惡孰重于此伏惟陛下紹膺大統稱尊御極生育之恩理宜追厚然當竢先帝祥禫既畢陛下德澤已行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況修博識古今精習文史明知師丹之議為正董宏之説為邪利誘其衷神奪其鑒廢三年不改之義忘有死無貳之節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乾而遽開越禮之言欲導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

臣庶之心內違左右卿士之議原修之罪安得而赦陛下自臨御以來勵精為治遇裁而懼則有周宣之風至誠感神則蹈虞舜之德至於徽稱所加却而不受皆前代難行之節治朝可紀之政推而行之和氣可致然而中外人情囂然不安者良由邪說震驚大議未定今不正濮王之禮則無以慰衆心不罪首惡之臣則無以清朝政癸酉又奏修備位政府不能以古先哲王致治之術開廣上意發號施令動合人心使億兆之民鼓舞神

化希意邀寵倡為邪說違禮亂法不顧大義將陷陛下
于有過之地而修方揚揚得志自以為忠及乎近臣集
議禮官討論遷延經時大議不決而又牽合前代衰替
之世所行繆迹以飾姦言拒塞正論挾邪罔上心實不
忠為臣如此豈可以參國論哉琦庇惡遂非沮抑公議
公亮及槩依違其間曽不辨正亦非大臣輔弼之體伏
望聖慈奮然獨斷將臣等前後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
正以服天下誨等論列不已而中書亦以劄子自辨于

上曰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為事體至大理宜審慎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為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為陛下條列而辨

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齊衰朞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於六經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

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宗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其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人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乃形於上今濮王之

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根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方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更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審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害人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

改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元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為親也所為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為兩統二父非禮宜毀定陶共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

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漸遂大非之
故師丹議云定陶共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復改而但論
立廟京師為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不尋漢
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
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母之義也名號猶未定
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
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為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
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

若果為此議宜乎指臣等為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者不原本本末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為說而外庭之臣又未嘗知朝廷本意何如但見言事云云遂以為非禮干亂統紀信為然也是以衆口一辭紛不可止言事者欲必遂皇伯無稽之說牽引天灾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乃指以為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理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戶

曉是非之理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不止夫為人後者旣以所後為父矣聖人又存其生父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旣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為後是禮之所許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為後也亦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

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誣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母為皇伯則濮安懿王為從祖父反為小功而濮安懿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為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為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為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為義服於本生父止服小功於宗懿兄弟反服大

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為伯叔者稱之則典禮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為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臣願陛下渙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决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為之辨矣中書劄子必詳載然後可見上所以

不從臺諫之故上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執政乃相與審議欲令皇太后下手書尊濮安懿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又令上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示非上意且欲為異日推崇之漸丙子中書奏事垂拱殿時韓琦以祠祭致齊上特遣中使召與共議既退外間言濮王已議定稱皇歐陽修手為詔草二通一納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齎實封文書至中書執政相視而笑誨等聞之即奏臣等自去秋以來相繼論

列中書不合建議加濮王非正之號不嘗開納又於近日三次弾劾歐陽修首啟邪議導諛人君及韓琦曾公亮趙槩等依違傅會不早辨正乞下有司議罪亦未嘗付外施行蓋由臣等才識淺陋不能開悟聖心早正典禮又不能擊去姦惡肅清朝綱遂至大議久而不決中外之人謗論洶洶若安然尸禄不自引罪則上成陛下之失德下隳臣等之職業因繳納御史告勅居家待罪乞早賜黜責上以御寶封告勅遣内侍陳守清趣誨等

令赴臺供職誨等以所言不用雖受告勅猶居家待罪
丁丑中書奏事上又遣中使召韓琦同議即降勅稱准
皇太后手書吾聞羣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
未見施行吾再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
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
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
稱后又降勅稱上手詔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書
如前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

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
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又詔濮安懿王
子瀛州防禦使岐國公宗樸俟服闋除節度觀察留後
改封濮國公主奉濮王祀事先是龍圖閣直學士兼侍
講司馬光上言聞諸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
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審或如此竊恐不可陛下既為仁
宗後于禮不得復顧私親臣先時言之已熟不敢復煩
聖聽今臣不知陛下之意固欲追尊濮王者欲以為榮

邪以為利邪以為有益于濮王邪前世帝以旁支入繼追尊其父為皇者自漢哀帝始其後安帝桓帝靈帝亦為之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為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堯舜禹湯不以為法漢之昏主安足以為榮乎仁宗恩澤在人淪于骨髓海内之心所以歸附陛下者為親受仁宗之命為之子也今陛下既得天下乃加尊號於濮王海内聞之孰不解體又安足以為利乎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極誰能忘之

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飾虛名也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今以非禮之虛名加于濮王祭之其于濮王果有何益乎三者無一可而陛下行之此蓋政府一二臣自以向者建議之失已負天下之重責苟欲文過遂非不顧于陛下之德有所虧損陛下從而聽之臣竊以為過矣臣又聞政府之謀欲託以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巧飾百端要之為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政府之

臣祇能自欺安得欺皇天上帝與天下之人乎臣願陛
下急罷此議勿使流聞達於四方則天下幸甚臣今雖
不為諫官然嚮日已曾奏聞身備近臣遇國家有大得
失不敢不言也及是詔下判太常寺呂公著上言竊以
稱親之說蓋漢宣時有司奏請史皇孫故事按皇孫即
宣帝所生之父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兄孫遷繼祖統於
漢家無兩考之嫌史皇孫初無爵謚有司奏請之故始
且稱親其後既已立謚只稱悼園然則親字非所以為

稱謂且陛下以聖明之德仁宗拔自旁支入繼大統雖天下三尺童子皆知陛下濮王所生今但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是於濮安懿王無絶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之矣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伏乞寢罷不報詔百官議追崇典禮諸王府侍講孫固曰禮可變天性不可變王宜稱親議未集有詔罷議孫固議據馮家神道碑及傳堯俞墓銘皇太后手書蓋中書用固議戊寅呂誨等又奏臣竊思前勑三省集議因皇太后手書切責大臣遂罷集議

今有此命始末相戾羣情震駭重以疑惑就如皇太后意欲濮邸稱皇后陛下當審其可否以臣寮所議典禮規正其事豈可宣揚於外而後形于謙讓非獨彰詔書反汗之失亦損陛下愛親之徳矣聞向者御史范純仁到中書曽公亮歐陽修趙槩皆言禁中商量必使歷久可行覩今日命下誠知大臣之謀有素矣葢首議者欲變兹事自外制中茍逭深責使天下怨謗歸于人主今復貽于毋后得謂之忠乎況濮王封大國典禮終闕前

有權罷之旨後有且欲之言傳于四方人誰敢信即園立廟皆非所宜嗣子襲封于體為允臣等伏乞聖念俯順人情更賜講求以明至當若不歸罪首議之人天下疑惑莫之能解陛下至公之心無以明辨臣等杜門待罪畏恐旁皇唯冀宸慈早賜明斷純仁又獨奏皇太后自撤簾之後深居九重未嘗預聞外政豈當復降詔令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過不思朝廷禍亂之原且三代以來未嘗有母后詔令施於朝廷者秦

漢以來母后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為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往往出於逼脅而天下卒不知事由權臣今陛下以長君臨御于茲四年萬幾之務當出宸斷内奉慈闈惟宜竭仁孝之誠盡四海之養而已豈須更煩房闈之命參紊國章一開其端弊原極大異日為權臣矯託之地甚非人主自安之計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寢前詔凡係濮王典禮陛下自可采擇公議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朝也韓琦

見純仁奏謂同列曰琦與希文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閤門兩以詔諭誨等赴臺供職誨等又奏臣等近彈奏輔臣乞正大議以雪君父之謗欲清左右之姦愚衷憤懣陷于僭越乃至繳還綸告擅離官次情雖愛君罪實違法伏蒙陛下貸其所犯諭令就職臣等徒荷陛下全度之恩未見朝廷法制之正今濮王典禮雖去殊號而首啟邪議之臣未蒙顯責中外猶以為惑臣等何敢自止伏乞檢會前奏加罪首惡

以慰公論如臣等擅納告去職亦望施行甘與罪人同誅恥與姦臣並進己卯又奏今日事體與漢宣不同當時太子與皇孫俱死于外因其地葬之故曰悼園宣帝即位後八年有司言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後議者以為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堯舜禹湯周文漢高受命之君非謂繼統為後者皇考廟悼園宜毀勿修乃從其請今濮王陪葬熙陵列子孫之序奉邑守衛皆已嚴具必

別起園寢增廣制度當須改卜易其靈宅不唯熙陵隔絕亦與濮王無別顧其典禮疑有未安漢悼皇止一子是為宣帝雖承大宗不絕小宗之祀故建立寢廟不為過矣議者猶曰考廟悼園宜毀勿修蓋禮不踰閑而當專意於昭帝也況濮王嗣續衆多本祀何闕陛下專意於仁廟而復顧於私親示諸天下其如公議何竊原二詔之意盡出首議之臣令襲定陶之事遂追哀帝之迹向言權罷人皆竊笑今曰且欲誰其取信衷誠接下猶

或違之譎詭示人何可久也陛下獨不念先帝恩德七
廟威靈陟降在庭禍福所繫臣雖甚戇内實寒心伏望
聖慈先敦孝道無惑邪説黷亂典章俯順人心仰荅天
意其園廟指揮特行追罷首議之臣不可寛宥慰安中
外茲為急務臣等之罪不敢苟避早眞黜謫庚辰又奏
臣等本以歐陽修首起邪説詿誤聖心韓琦等依違附
會不早辨正累具彈奏乞行朝典近覩皇太后手書追
崇之典兼用哀桓衰世故事乃與政府元議相符中外

之論皆以為韓琦密與中官蘇利陟高居簡往來交結上惑母后有此指揮蓋欲歸過至尊自掩其惡責弄之迹欲蓋而彰欺君負國乃敢如此陛下知其不可急降手詔雖去殊號然而尚許稱親建議之罪未正典刑陛下縱以輔臣同議勢難全責而修為首惡豈宜曲貸凡人臣得罪君上猶或可赦修乃得罪祖宗故無可赦之理自來大臣有過為憲司所劾例皆闔門憂畏拜章引咎蓋權勢之臣理當如是今修氣貌揚揚出入如故又

復巧作姦狀熒惑中外陛下聖鑒清明覼修為人稍失控御何所不至伏望特出聖斷將修黜責臣等亦有不合納誥去職之罪亦乞一時施行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等與修理不兩立修苟不黜臣終無就職之理又奏外人皆言韓琦令高居簡蘇利陟眩惑母后而降手書陛下知其不可亟須手詔其信否不可得而知爾琦與内臣表裏矯託以惑中外為臣不忠無大於是臣以為忠于先帝之臣必能忠于陛下如琦與修負違先

帝罔昧毋后豈得盡忠于陛下宜審思明察無貽悔于
後也乞以臣此章下百官共議歐陽修首惡韓琦令高
居簡等眩惑毋后之罪不然天下之疑不能釋君父之
謗無以辨辛巳又奏手詔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
典豈易克當固已見陛下守義徇公審重之至也然稱
親之禮殊為未安羣口紛紛不勝嗟憤臣等竊詳太后
手詔稱親之意蓋用漢宣故事欲行于今乃與中書元
建皇考之議大體相依此不免于兩統二父之失所以

議者喧然皆謂母后手書非出慈壽本意皆建議之臣
眩惑交結成就其謀欲自掩其惡而杜塞言者之口也
陛下繼承之始與漢宣故事不同漢宣之時尚為有司
所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謹請視孝昭所為未有却令
大宗正統之母追稱小宗所生為親者也錯亂禮法失
其本意若欲准漢宣故事以濮王為親則襄國已降自
當為母於皇太后豈得安哉恭惟陛下親受仁宗詔命
而為之子故先帝遺詔誕告萬方謂陛下為皇太子即

皇帝位四裔諸夏莫不共聞今乃復稱濮王為親則先
帝治命之詔不行而陛下繼體之義不一況太后與政
府大臣並受先帝顧託言猶在耳永昭陵土未乾止因
一二姦臣之謀遂忘而弗顧陷兩宮于有過之地使四
方惑先帝遺詔疑陛下過舉移謳歌欣戴之心為忠憤
不平之氣可不痛哉萬一黠敵姦民有以先帝遺詔為
問則執政大臣將何辭對之然則稱親之禮豈宜輕用
首議之臣安得不誅臣等待罪於家屢蒙詔旨促令供

職而蹴踖未敢承命以此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職則當合班廷爭以救朝廷之失雖陛下容納直言為天下所聞而臣等不能早悟明主之罪益深重矣豈可復居言路為耳目之官哉區區之心有死無二惟陛下留神聽納上令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而誨等繳還劄子幷前後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是日詔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園令一人以大使臣為之募兵二百人奉園為額又令河南置栢子戶五十人命帶

御器械王世寧權發遣戶部判官張敘度濮安懿王園廟地圖皆從中書所請也呂公著言謹按禮文七廟之諱雖不及王天下皆須告天下又晉尚書王彪之等議所生之諱臣下不當回避當時以彪之議為當今者輔弼奏請蓋緣臣子之心以陛下未有謙抑之辭竊恐四方後世不免譏議臣愚欲乞特降詔旨濮安懿王名下一字唯上書奏事者幷聽回改餘公私文字不須避諱庶與祖宗七廟諱小有差別在于天下臣子亦安敢犯

者不從壬午詔罷尚書省集議濮安懿王典禮中書進呈呂誨等所申奏狀上問執政當如何韓琦對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歐陽修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以臣等為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為無罪則取聖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也誨罷侍御史知雜事以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純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監察御史裏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寧縣故事知雜御史解官皆有誥詞時知制誥韓維當直

又兼領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駮事執政恐維繳詞頭不肯草制及封駮勑命遂徑以勑送呂誨等家仍以累不遵禀聖旨赴臺供職爲誨等罪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于此宜追還誨等勑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又言誨等能審論守職國之忠臣計其用心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爾士大夫貪固寵利厚賞嚴罰猶恐此風不變而復内牽邪説貶斥正人自此陛下耳目益壅蔽矣

又求對極論其失請追還前勅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呂誨等還任舊職以全政體皆不從案宋史誨等罷維即以此言進諫故執政恐其不肯草制于情事似得其實是日詔翰林學士知制誥御史中丞知雜各舉御史兩人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兼侍御史知雜事司馬光言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忠是故忠直敢言之臣國家之至寶也夫以人主之尊下臨羣臣和顔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人羣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况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

嘉言何從而至哉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因言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覩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竄逐臣竊為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為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於聖德所

損不細閭里之間腹誹竊嘆者多矣況純仁大防皆陛下簡拔於衆人之中任以爲耳目之臣蓋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諛也純仁大防亦欲竭誠盡節以報陛下之知故不敢附政府侃然正論今更以此獲罪則陛下於羣臣之中尚誰親哉若使忠直日退阿諛日進則陛下何以復知臣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是過矣

不則且為之别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呂公著言呂誨等以論事過當並從降責聞命之始物論騰沸皆云陛下自即位以來納善從諫之風未形於天下今誨等又全臺被黜竊恐義士鉗口忠臣解體且自古人君納諫則興拒諫則亡興亡之機不可不審臣願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誨等勅命令依舊供職則天下幸甚

二月乙酉朔白虹貫日　殿中丞蘇軾直史館上在藩

卹間軾名欲以唐故事名入翰林便授知制誥韓琦曰
蘇軾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在朝廷培養之
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
復異詞今驟用之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為然適足累
之也上曰知制誥既未可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記注
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擇近上帖職與
之且近例當召試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
能耶琦言不可乃試而命之他日歐陽修具以告軾軾

曰韓公待軾之意乃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也

庚寅從知開封府沈遘之請增置判官一員以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孫坦為之專管勾使院諸按公事開封府推判官各二人日力所給兩軍獄訟而已諸按多留滯為姦及增置人皆便焉坦因條畫綱目凡四十九事為後法坦開封人也

丙申知制誥韓維言准勑舉御史緣臣近累奏乞追復呂誨等所有舉御史勑未敢受詣閤門納勑中書

乙巳頵王府翊善邵亢奏皇子頵王天質早茂婣媾及期方陛下即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於禮莫重於斯臣伏見國朝親王聘納雖開寶通禮具有舊儀而因循未嘗施行至有敲門羊酒鎮櫃錢銀乃里巷常談蓋薦紳所不道行于聖朝竊所未安欲乞下太常禮院博考舊典修撰頵王聘納儀範其故事非禮者悉罷之詔禮院詳定禮院奏開寶通禮親王納妃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同牢之禮國朝未嘗用今檢到國

朝會要皇親婚會禮物數請如會要故事從之

三月丁巳賜羣臣御筵於諸園苑

己未彗星晨見于壁長七尺許本紀在庚申今從實録及本志 案宋史作晨見于室

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趙鼎趙瞻自契丹使歸以嘗與吕誨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堯俞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誨前今誨等逐而臣獨進不敢就職上數諭留堯俞等

堯俞等終求去乃以堯俞知和州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瞻初以接伴契丹使對延和殿謂上曰陛下為仁宗子而濮王稱皇考非典禮上曰卿嘗見朕欲以皇考事濮王乎瞻曰此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也上曰此中書過議耳瞻因請宣諭中書上曰朕意已決亦無庸宣諭也（請宣諭中書據傳堯俞范祖禹所為瞻墓志神道碑）司馬光言比蒙聖恩宣諭濮王稱親事云此字朕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遊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無過厚於私

親之意真為政府所誤以致外議紛紛必謂旦夕下詔
罷去親名其已出臺官當別有除改見在臺官亦優加
撫諭使之就職今忽聞傅堯俞等三人相繼皆出中外
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
後得專秉大權逞其胷臆臣竊惟陛下春秋方壯聖性
欽明而今日獨取拒諫之名受辜恩之謗違天下之望
失人主之權止於遂政府數人狠心而已不知於陛下
有何所利而為之臣不勝區區深為陛下痛惜伏望陛

下勿復詢於政府特發宸斷召還堯俞等下詔更不稱
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懑之氣化為歡欣誹謗之
語更為謳歌矣不從光遂奏請與堯俞等同責且居家
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曾上疏預戒追尊之事
及過仁宗大祥臣即與堯俞詣政府白以為人後者不
得顧私親之義當兩制禮官共詳時臣又獨為衆人手
撰奏草若治其罪臣當為首其呂誨等係後來論列既
蒙譴逐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

不媿於心乎有詔促光赴經筵供職光又奏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為臺諫官共論典禮凡堯俞等所坐臣大約昔曾犯之今堯俞等六人盡已外補獨臣一人尚留闕下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倡率衆人共為正論終則顧惜禄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粗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為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讒謗上流謂國家行法有所偏頗臣是用晝則忘餐夕則忘寢入則媿朝廷之士出則慙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無地伏望聖慈曲

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降黜凡四奏卒不從御史中丞彭思永上疏請正典禮召還言事者因自求罷不許思永以去年十月為中丞方呂誨等爭論典禮思永不應默誨等既斥逐而思永居位如故則思永雖言之必不力本傳云思永乞還斥逐者六人及自求罷今且附見當考又御史臺記云臺察濮議俱已被黜思永媕阿不一言營救議者醜之　案宋史載思永上疏極論濮王稱親之議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政府持之甚力卒不果據此則不得謂媕阿不一言矣

壬戌屯田員外郎簽書江寧節度判官事孫昌齡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監永豐倉郭源明為監察御史裏

行甲子都官員外郎黄照為侍御史太常博士蔣之竒
為監察御史裏行初命王珪等舉官已除昌齡及源明
而尚闕兩員中書以珪等前所舉都官員外郎孔宗翰
等七名進而照中選上又特批之竒與御史歐陽修素
厚之竒之竒前舉制策不入等嘗詣修盛言追崇濮王
為是深非范百禄所對修因力薦之既與照並命之竒
入對上面諭曰朕鄉覽卿所對策甚善而有司誤遺故
親有是除昌齡晉陵人照江陵人源明勸子之竒宜興

人堂從子宗翰道輔子也　是日納故宰相向敏中孫女為皇子頴王婦封安國夫人先是禁中遣使泛至諸臣之家為王擇配記室韓維奏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姓授室其繫尤重宜歴選勲望之家精揀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色而已封安國夫人在辛未日今并書

庚午以彗出避正殿減常膳上對樞臣以彗為憂胡宿請備邊呂公弼曰彗非小變不可不懼陛下宜側身修

德以祗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公弼傳

新除監察御史裏行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還呂誨等詔聽源明免以告牒納中書

辛未手詔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廟社之重義不得兼奉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

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追封大國之義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眩惑衆聽以至封還誥勑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録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曁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

廟皆為不當朕覧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乃反以稱親為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傅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挠權而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牓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　命左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赴諫院供職

癸酉詔曰去秋以來雨潦為沴撫存賙濟甫臻和平今星躔生變咎徵昭灼撫躬以思怒焉如疾天威震動戒在眇躬洗心自新宜自朕始故避殿撤膳夙夜惕厲永惟四海之内獄訟寃煩調役頻冗與夫鰥寡孤獨死亡貧苦甚可傷也轉運使提點刑獄分行省察而矜恤之利病大者悉以聞庶仁恩家至副朕寅畏之心焉

辛巳彗昏見于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案宋史作晨見于昴)

壬午孛于畢如月武康節度使知相州李端愿上疏論

政事驛名賜對端愿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官冗士僞費廣兵驕非大更張不可塞異如或不然安知不有大掃除者乎